

唐開成石經考

唐開成石經目錄

易九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二卷

開中金石記十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第七弓缺尾

左傳三十卷

公羊十二卷

開中金石記十卷

穀梁十二卷

附中金石記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尔雅三卷

附中金石記二卷

五經文字三卷

九經字樣一卷

以上十二經凡一百六十三卷

孟子七卷

賈中丞漢復刻石

唐開成石經改卷上

海寧 吳憲 楊容

唐會要

太和七年二月勅唐平度覆定石經字體。三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合之止應四卷。月一日並載張參五經文字三

而云四十卷者蓋衍字字後引合要者皆誤仍具

舊唐書文字紀

開成二年宰臣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判一百六

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稍折又重之遂奏置五經博士依

後伯喈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

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平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舊唐書鄭覃傳

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
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
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
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御史
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

上石

又高重傳云重為余酒
興鄭覃刊正九經于石

改舊唐書無

孔字。獨孔

溫業員外郎

書曰一百卷三卷

新唐書鄭覃傳

一百六十五卷

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
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
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
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
石

高重傳

又曰高重為祭酒共鄭覃刊定九定經於石

方以中未詳
在何人傳

冊府元龜

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誤傳於
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
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石經賦

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
萬古之風乎化武敷厥德既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
文庶表於無窮既而詔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
筭之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教由時易
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市落落於廣庭陳巖巖於千尺
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
鏤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駢
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

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既叶於微理乃符於樞實削成
豈勞於執簡壁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
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
不墜而教之道益敦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
微言五色參差天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矚聖人之
閭闕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脩文立極堅貞為庶
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
後二三子是效是則

不
黎持女京兆府學新修石經記

汲郡吕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
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
經而鄭覃與周輝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
兼酒祭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
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
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
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

玉羽紹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
為虐邠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
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
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役置於府學之
北牖子且俾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半
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
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為東西次
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
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

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
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
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没入其貲有欲請
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即建言崇飾塏廟非古而興
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千百畀之不費於公不役
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
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
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
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

大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
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汗簡以載或焚
或脫縑楮魚蠹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
鐫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
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
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
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
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
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功

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
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
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朱彞尊曰
歲朔三十日
石經之側碑為宋安民所鐫不宜刻黨人姓氏者在
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玉明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
劉鄴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
什後唐至先先祿卿少卿

周必大唐石經記

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絀素謬蓋時惟
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
鴻儒協力警校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
是周焜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咸預其選群經是正
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雍石經記

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刊謬建言
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鑿石太學乃表
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勅唐
平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
經并孝經爾雅九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
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即其刻也

晁公武讀書志

經義二卷九卷三用

淵郁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唐太和申復刊
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
其僚校諸經鑒之版故世今太學之傳獨此二本兩議
者謂大和石經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計而世以長興本為便

王應麟玉海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
刻板頒天下四月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周廣順三年六月丁
巳十一經及尔正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板成判監田敏上之原
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四門博士
李鄴書惟公羊前三禮郭嶠書

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大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
無小異乾道中是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
石經改異亦列于石張貞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改異四
十卷

唐九經字樣

五經文字

見上又見石
經十體書

會要開成二年丁巳歲八月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樣韓官

翰林待詔唐元度狀并大和七年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

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

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譌誤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

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參錄不同按據說

文即古辭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遺

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志小學類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元度九經字樣一

卷文宗時待詔歐陽融經典參其正字崇文目同此書今無大

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

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及酒田敏
合二者為一編以改正俗體訛謬

趙岫石墨鐫華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

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
言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
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
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又孟
蜀亦刻九經謂之孟蜀石經孟蜀石經朱晦翁所引石經是此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和字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
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昔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
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
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

棄之于野朱梁劉鄩用尹玉翁請遷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遶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今華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榻本庶幾稱善

焉

右本喬景叔說

頤炎武金石文字記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三百五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

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
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
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
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
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柏曷校勘
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
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
賜緋魚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
檢校刊勒上石朝散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

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臣覃

官銜缺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按

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

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

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

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克詳定石經官新

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
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
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
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
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名
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
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
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寺

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戾非一而

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

案按紀載各經中間有脫誤者從萬季野石經改校補

周易 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褒 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 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

字 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其誤作於 决必有所遇脫所字 蠱則飭也飭

誤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 姤

遇也姑誤作遘

其與今大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它

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 君子以治歷明時歷

作歷 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嚮

作響 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

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包瓜

包皆作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

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

其旁注者
頂格

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剥牀

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

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賁

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荃誤作荃 愈誤作喻

二无誤作無 皆即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
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
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

為別終似未安

尚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

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稟

令令誤作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

師而誓徇誤作循 乃汝世讎世誤作誓 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

帝于誤作予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無之字

爾不舉，胡字旁

其旁注者 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 惟婦言

是用是字旁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昔育恐育鞠誤作鞠

詩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 舒懷

受兮懷誤作憂 予尾脩脩誤作修 戎車

既飭飭誤作飾 以祈黃耆祈誤作祁 涼曰不

可涼誤作諒 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 侯疆侯

以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雖雖鳴雁雖作雍

其音注者此雜法
樂徒樂添一克字
自今始歲其
有下添年字曰
高是常下添一
王字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
不我知二章同 和鸞雖雖作雍 何人斯序
故蘓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 維塵雖兮雖
作雍 既匡既敕敕作勅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
作正 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 于彼西雖庸雖
和鳴有來雖雖皆作雍 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裯誤作稠 不瑕
有害瑕作遐 鱣鮪發發誤作撥 導沓背憎
導誤作躡 如彼遡風遡誤作𨔵 駟駟馬牡馬

牡皆誤作牧皆即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
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太宰三曰郊甸之
賦郊誤作邦 內饗豕盲視而交睫豕誤作施
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作絲 牛人
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槁 司市市司帥賈師而
從賈誤作胥 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鞮鞻
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皂人縈門用瓢齋用誤作
明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 大司樂大

磬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宥 大師令

奏鼓鞀鼓誤作瞽 大祝四曰縈縈誤作榮 司

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誤作

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間

居誤作車 考工記 舛胡之筭筭^誤作筭 矢人

前弱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疔瘍者疔上多

一有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和興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

適堂西袒決袒誤作袒 福髮橫而奉之奉誤作

拳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

脯醢脯誤作醕 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

訝以其摯訝誤作之 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

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

日字 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

禮如筮日之儀儀誤作禮 主婦被錫衣侈袂侈
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筵 有司徹二手
執挑匕枋挑誤作桃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
作受尸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觶下主人實爵
並同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个中亦
如之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
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

徙徙誤作徒 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

周公蓋祔祔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

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

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寢門

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

徐義父按愛之喜而弗忘喜作嘉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民猶

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人

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瘡惡脫家字 儒行慎靜而
尚寬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親所親愛而辟焉五
辟字皆誤作譬 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
亡作無 歲壹漆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
而已也 鏘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柩之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汜拜
衆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

以鬼享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
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
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

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作侯 十年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
之羸羸誤作羸 以類命為象類誤作德 閔二

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泣
盟泣誤作泣 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 姬寘諸
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傅杜原款傳誤作傳

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四年公怒止

之止誤作止^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輅 使卻

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昏

而傅焉傳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

責 卻穀可穀誤作穀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

新誤作親 東傳于濟傳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

險而脫入誤作人 為從者之淹淹誤作派 文
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 享江革
羊誤作芊 二年廢六關闕誤作闕 七年寘文
公子焉焉誤作曰 十二年太子以夫鍾與郕邾
來奔邾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
誤作殺 二年晉侯伐鄭及邲邲誤作延 商紂
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
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
卷 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 十
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 成二年
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
旦 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作蠱 十七年楚公
子橐師襲舒庸橐誤作橐 襄十年子矯曰矯誤
作矯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年士鞅反反
誤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 所不嗣事于

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
年樂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
畀我來奔畀誤作卑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
誤作天 井堙木刊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
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
作餘 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
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 使析歸父告晏平
仲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誤作君 慶氏之
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單

公子德期期誤作旗駟帶追之駟誤作四昭

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二年齊使上大

夫送之送誤作逆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

齊知而復從復誤作弗四年恃險與馬馬誤

作焉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君若驪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九年無圍猶可圍誤作宥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十

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共於宗丘宗誤作宋

二十余年不忍其詢詢誤作詢 取人於崔苻

之澤苻誤作苻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

感誤作咸 二十五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邊卽爲大司徒卽誤作卽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

申申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堀

定元年榮駕鸞駕誤作駕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

拔誤作技 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 十

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

申殺誤作弑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

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為二十三年有不腆
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
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
作示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為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
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
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三年曷為

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母相見死母相
哭母字並誤作母死母誤作母死 六年吾與鄭
人未有成也末誤作未下同 十年宋人衛人衛
人伐載載誤作戴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
脫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 莊十九
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
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 僖
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圍
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
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
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誤作耳 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
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十四年季孫宿會士晉荀
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
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
九年為其驕蹇為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子者
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

陳字 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

而憂中國而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
作弒 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
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湣乎蔡

乎作于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
更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弒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
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
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 二十
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 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十四年有麇而角者麇作
麇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
作月 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作殺
僖十三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

侯戰于鞏侯誤作師 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

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

作挾 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 僖

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

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

宋師奉師誤作齊侯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 宣八

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晉侯使荀侯
來聘瑩誤作嬰二年三年同 三年諸侯始失正
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
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
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
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
事上多一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作率
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

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

斯誤作思 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

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

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不與之言脫

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 諸誤作謂 何

德之衰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

耳 人潔已以進潔作絜

其先脫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翻轟也翻誤作駟

皇華也誤作華皇 赫兮咺兮咺誤作烜 是

刈是漊漊誤作獲 木謂之虛木誤作本 何鼓

謂之牽牛何誤作河 澤烏蘧蘧誤作蘧_蘧 茅麻

母莩誤作莩 榘橐含榘誤作攬 柷州木柷誤

大

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 燕白脰鳥

鳥誤作烏 楊鳥白鶯楊鳥誤作鶯 鶯鳥醜鳥

誤作烏 鳥鵲愧鳥誤作鳥 鷹大鷹誤作大鷹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卅三字十皆作卅按古唐詩
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
當為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卅有六年維卅
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卅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
卅卅字非矣

虎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虎號鬻鬻鬻鬻鬻鬻字

皆同避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淵 嫺亦作嫺避

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卅 泄作洩 紕作綫 棄作

弃 勦作勦 葉作葉 漆捺 鞣 嫪 諫 堦 係 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𠂔 岷作𡵓 岷作岷 岷作岷 岷作岷 岷

愍 姦皆改從氏避太宗諱 亨字皆作亨避肅宗

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 适字皆缺筆

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 恒字皆缺筆作恒

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 湛作湛 湛作湛 湛

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亘玄

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

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

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

冊府元龜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

言玄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

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

乃諱故生不諱

左傳文公宣公卷字夏濫惡而

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傳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

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

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

宋建隆三年劉

從父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
為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甲子歲昭宗遷維之
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
則云舊在務本坊白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
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即守長安從募吏尹玉羽
之請韓八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
學之北墻而建亭焉二說不同朱彝尊曰尹玉
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為保大軍節
度排官厯厯汴滑兗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
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閩中嘗著句然經五卷武
庫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
為立傳而其書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
亦不傳於世也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詳見鎮東軍牆隍廟記下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

字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
漢石經著為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曰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
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
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
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汗蟻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
皐博士公肅韋公肅遂以美嬴再新壁書懲前土塗
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

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闕使衆如一附
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觀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
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
作於太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
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
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
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其
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為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

監奏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奉勅宜依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

世以萬
故不載

書門下牒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
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
二部一百三十卷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
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
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据上備雕鐫
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
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
者不言之何也

安世鳳題金太學石經

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并其相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
始刻石立基而表章章之一不且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
于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于燕幾不能
存迨正隆四年方為耶律隆所脩則石經之所以倏長至
今日者皆其功也

蓋據此所記碑指文宗云似指開成
石經附錄于此以備參考

萬斯同唐石經攷

書黎持
記後

案舊唐書文宗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即黎持
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
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
孟子尚襍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為四書也然
此十二經之外張叅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
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
一無損失則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亦
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洛陽帝都屢遭
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尔

廣按
萬氏

唐石經考中載唐選舉志限學生學石經三體及新
舊唐書中經籍藝文兩志中所列今古文石經似與
開成石經無
涉故不錄

唐開成石經攷卷下

海寧

吳憲

槧客

張爾岐儀禮石本誤字

張爾岐

唐唐石經當時學者以為蕪累至于今日已為老成典型矣矣乃儀禮亦不免多誤逮補字承譌則又

本誤字遂並及之

士冠禮

辟醴捷柶興作建柶

醴冠者節。捷初洽反。

士昏禮

降階受笄服脩暇誤作暇

婦見舅好節

某得以為昏姻之故監本作某以得為昏姻之故

記文監本

長似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疏云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

者誤

司正表位節

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受誤作授徹俎節

鄉射禮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袒誤作袒補字請射節

福髻橫而奉之奉誤作奉記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記

燕禮

司宮筵賓于戶東西上筵誤作之陳饌節

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脯誤作醢節
醢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大夫媵爵如初監本吳本俱

不再出大夫二字再媵爵節

閤人為大燭於門外無大字終燕節

大射儀

一兩圓壺 兩壺獻酒 俱誤作壺陳饌節

主人卒洗賓揖升監本吳氏本俱賓揖乃升獻賓節

賓升成拜拜誤作敗補字公酬賓節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

補字席工節

主人洗升實爵實誤作賓

補字獻工節

南面坐奠饌興真誤作取

補字司正表位節

司射適次袒決遂袒誤作袒

補字請袒射節

南揚弓命去侯侯誤作侯

補字三耦射節

聘禮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簋作簋

郊勞節釋文云簋音甫或作簋

國已疊簋不從

若賓死未將命未誤作來

賓介死節

使者既受行日脫既字

記

縹三采六等朱白蒼、誤作倉記

又齋皮馬齋誤作齎記

對曰非禮也敢誤作敢辭記

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作之記

自西階升受階誤作門記

公答再拜再誤作再記

聘日致饗日誤作自記

公食大夫禮

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載祖

如受饗禮無備備誤作擯若不親食節

覲禮

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帷誤作惟補字郊防節

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賜舍節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脫曰字補字入覲節

几俟于東箱俟誤作侯記補字

喪服

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如誤作慈齊衰三年章補字

士喪禮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小斂節

若不從卜擇如初儀擇誤作宅卜日節

既夕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之下脫男女改服四字記

鹿淺帟千竿千誤作干記補字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面上及兩鉶鉶鉶筆設于豆南

監本吳氏本止一鉶字陰厭節

少牢饋食禮

明日朝服筮尸脫服字筮尸節

如筮之日儀儀作禮筮尸節

司宮概豆籩勺爵觥觶凡洗篚于東堂下凡誤作凡濯
節

主婦被錫衣移袂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

本作侈袂當從節陰厭

祝延尸延誤作筵節入

有司徹

有司徹第十七 脫徹字篇目

二手執挑匕朽以挹酒挑誤作挑薦尸節

尸卻手受匕朽受誤作授薦尸節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主婦獻尸節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

爵

主婦致爵于主人節

主人降洗爵作洗解主人實爵作實解尸節

主人酬

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換于醢祭之脯誤作肺

主人獻

主人降洗升獻私入于阼階上阼誤作降

補字獻私入節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旅酬

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婦誤作人

不賓尸主婦亞獻節

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膋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脫祭字

不賓

尸賓致主婦節

方以智通雅

石經已泐 峽碑在西安府學 不必漢魏 多是唐鄭覃書

王士正池北偶談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
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密錄滿洲藉由法人

康熙初元由河南巡撫
調任陝西石刻孟子七卷

朱彝尊經義攷

唐國子學石經易九卷書十三卷詩二十卷周禮十卷儀禮十

七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左公羊傳十卷穀梁傳

十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爾雅二卷存按今石經公羊十二卷穀

同宋氏所列計史共五卷

朱彞尊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字九百九十四字卷似在氏傳三十卷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百□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
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
勅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
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
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
宗命率更令韓臬充詳定又冊官而題名于石者有
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明一
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祕書省

正字柏曷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
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
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
賜緋魚袋楊敬之子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
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
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
以此插架焉

厲鶚石經攷異序

熹平四年詔諸儒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於太學
門外此石經一石自坊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
和嘉祐紹興俱有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所收金石文字
寂廣獨遺唐石經一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錄續野載
按錄續漢石經僅殘缺遺字是子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
板長興本參校著石經攷異其書一不傳

方中履古今釋疑

校正

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叛立石壁
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母昭裔刻石經有注故
知今是鄭書履陝西石經禮記以月令為首凡淵字
作淵世字作廿民字作巳而純字作紃故知其為憲
宗以後開成之本無疑聞嘉靖乙卯地震損仆之後
善本不可得矣榆墩集曰孔鮒藏經魯恭王發之孝
平元始元年王莽命甄豐募古文易
詩書左傳于石此石經初刻也章帝命杜操增募公
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州此石經之再刻也靈光
六年命胡毋敬在瓊張昶師宜官以古文八分刻易
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講堂此石經三刻也熹平四

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興于孝武周禮
商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于孔子當興于易書孟
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碑等純以八分書之此
四刻也魏虞喜惜古文不傳言于邵陵厲公自摹古
文于石陳留郡鄆淳以篆釋之鍾會註以小楷刻
于鄆都學宮此五刻也晉惠永熙武庫大梁武帝索
于王志得漢榻本三種詔蕭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
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興詩用毛禮用小戴春秋用
三傳此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
漢魏石經在洛鄴者遭王彌劉曜之亂命元暉于烈
韓毅等補之此七刻也周大象之既齊高澄之砲又
殘闕矣隋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
徵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八刻也時孔
穎達為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
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為十三經開元四年張
請補古易魯詩詔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
九刻也天寶九年從李林甫請詔侍書徐浩等以昭
楷刻九經于長安此十刻也蜀孟昶命李仁罕母昭

商楷書刻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孟子十一刻也南
唐昇元以楷書刻十一經增孝經爾雅此十二刻也宋
淳化六年翻蜀十一經于泮此十三刻也高宗御書
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續之此十四刻也洪适
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十五刻也范成大復摹于成都學
城此三十六刻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王又摹
宮並三體刻之此十七刻也順元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
于本府此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
魯詩復完此十九刻也
獨不及鄭覃之刻何耶
9

杭世駿石經攷異

唐文粹李陽冰論古篆頽刻石作篆僭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此論在當時雖未施行然已為鄭覃等開先矣

新唐選舉志云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

寫按學石經三

終三體若石經止一體正書不得謂之三體且

唐初定制時石經尚未立此條不應入唐石經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目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板以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

語稱柳玘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衛字書小學字
雕本則唐固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本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
錫陳觀田敏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
經及尔正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書
惟公羊前三禮為郭嶠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典梓文
三十梓文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餘詳胡應麟筆
斠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唐儒宗傳序文宗定五經錄之石張
參是正譌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碑記云初大
唐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之碑

序以張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鐫石也

朱勣尊宗京北府學石經跋云京北府學新移石經碑
記宋祐中京北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錄之者長安石
工安民也其曰涇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
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
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築新城石為韓建所棄
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
紿曰一旦敵兵臨碑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
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而立于學戴持記甚詳玉羽
者京北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為保大軍

節度使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
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元
龜惜歐陽子不為主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

錢塘符曾云亭林改金石文字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
公卷字更惡蓋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
四公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者宋劉從乂黎
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
梁刻無疑按宋一翼竊西都俗御郃岐日不暇給况彼亦安知
經學其時領佑國命者韓建而後王重師劉捍劉鄩康
懷貞之徒亦非能留心於此者也竊意移石之舉皆出尹玉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丹立於太學門外此初刻也魏
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此二刻也劉曜入洛焚毀
過半魏世宗補之此三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

記以月令為首此四刻也文宗時立石于國子監九經並
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此五刻也五代孟昶在
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
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宋按此說所載多誤

至宋淳化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
宋按此說所載多誤

畢沅開中金石記

石刻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易九卷共九石書十三卷共十石詩二十卷共十

六石周禮十卷共十七石儀禮十七卷共二十石

禮記二十卷共三十三石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共

六十七石公羊氏傳十卷共十七石穀梁氏傳十

卷共十六石孝經一卷共一石論語十卷共七石

爾雅二卷共五石五經文字三卷大歷十一年六

月張參撰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撰共十石

案此說所言周禮公穀不足卷數與本不

有誤

開成二年元月立艾居晦陳玠□□□□段絳等

正書隸題首在西府學^安

舊唐書云文宗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

趙統曰晉書一百五十五卷

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案實共一百五十卷外

文字字樣又四卷舊書總成數言之故不符

一為安今石本石經實
出十九卷加文字字樣
百六十三卷

禮記中月令用明皇刪定本列在曲禮前

舊唐書謂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

蕪累其評雖不盡然就諸經中最不堪者推儀

禮如捷之為建祖之為祖奉之為奉拜之為敗或

以形譌或以聲誤皆當時書石者不通禮制於此

書全未寓目故臨時致多謬戾如此他如論語之
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不改未必非此書
之作俑

今本周禮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應作邦左傳毛
伯衛來錫公命錫應作賜晉侯伐鄭及邲邲應作
延論語爾愛其羊爾應作女爾雅皇華也應作華
皇也楊鳥白鶩應作楊白鶩者皆石本之正而後
代俗本之誤也或反據以辯正石本者非石經內
有旁改字有添注字如書予有亂十人添一臣字

左傳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
奔郊四字論語陽貨篇添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節誣謬之至或云即張參孫自牧所改或云宗晁
公武據蜀石經增入吾鄉惠徵君棟以為是晁未
知何所據或以為即明王堯惠等所為然其中亦
有從古本改正極是處恐堯惠并不能也

唐時雖云依漢蔡邕刊碑立於太學創立石壁九
經却不在學中故黎持記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
中韓建築新城而委弃于野朱梁時劉鄩守長安

從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中置唐尚書省之西隅
今龍圖呂公又移立于府學而建亭焉是石經置
學之始末

西安府學 大成殿後舊為碑林今稱碑洞經始
於宋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輯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
刻見屋宇傾圯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
復議興修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鏤得舊
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

以闌楯明代及近人所刻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
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
諸永久壁經貞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古者舉而弗
替可也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續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識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顧氏尤詆之予於癸巳歲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後梁補闕二也又有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若明人補刊闕字則別為一石不與本文相淆而世俗裝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翦割連綴之遂不復識別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援為口實不知其為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詩春秋論語有之其九戾於古者如易觀卦彖添日月不過四字書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墓上閭上

俱添之字詩從夏南、下添姬字上入執宮功執下添于
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字歲
其有、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姜與子犯謀
謀下添飲之酒三字茲弓矢千弓下添下茲二字奸絕我
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公下添弃字我下添
同字童子言焉子下添何字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
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下
視寢二字是將行而歸為子祀行下添乎字其四國當之
下添六物之占四字今子少不驢少下添貞字而告于知
氏、下添范蠡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

陵人者皆不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謂鼂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攷異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十二經皆有之而石刻旁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即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也予故謂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

御覽所引經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即據當時監本非別有古本也宋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間有數段蓋經韓建募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所謂自鄆以下無譏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尚知寶而愛之此經刻于唐世同時儒者議其無累固所不免越今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歸朕獨存乃以繆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

周易十卷與今本異者君子以裒多益寡裒作裒力小而

任重小作少雖卦姤遇也姤作遘攷說文無哀字鄭荀諸
家易皆作捋云取也褻从衣从采采與孚同則褻亦與捋
通矣力少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為小則
與知小句重出姤字說文亦不載古文易作遘而鄭氏從
之王輔嗣攷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攷此古文之僅存者石
經勝于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為誤蓋古學之不講
久矣畧例云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二字初刻从草
後改从竹按說文無荃字荃蹄之語出莊子外物篇崔誤
注荃香草可以餌魚則从艸者為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

尚書十三卷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
予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
人昭廿四年余有亂十人論語予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
字陸元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
誤本增入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此
說也予謂石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益信說文
戢訓斧經典多借戢為戢飽字此經萬年戢子乃德爾雅
豫射戢也皆以正體此亦石經勝于今本之一證

毛詩

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為什惟二雅周頌為然若魯頌止

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成什故但云駟詒訓傳那詒訓傳
相臺岳氏本與石經同今本稱駟之什那之什者誤矣予
尾脩：石刻作脩：有蕭音故中谷有推篇與獻叶宋高
宗御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字也賈用不舊初刻作
離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邇風初刻作愬按說文無舊
遐二字晉人賦云愬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則後來改
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作諒此用鄭義訓諒為
信無此疆爾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顧皆以為誤亦未
深攷爾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石刻作犒攷說文無犒
字小行人若國師徒則令犒禮之注引鄭司農說犒謂犒
師也春秋傳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
然則犒為犒之古文也攷工記舛胡之字注云攷書犛為
荀杜子春云當為犛讀犛按說文無犛字石刻上半雖
殘闕下半从句不从可其為犛無疑犛與犛字形相似讀
犛為犛聲尤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與侑通
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譌為郊甸凡以神仕者今本譌為仕
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石不為誤殊不可解若地官
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之下鄙師鄴長里宰鄰長當承

遂大夫之下而自跪行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跪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劉昫所譏殆為是歟

儀禮

儀禮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尚存元刻五十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它經稍劣然監本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偉矣士射禮辟醴建柶興與士昏禮辟醴建柶興之文同今本建醢為扞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東南面與鄉射禮大夫降席東

南面之文同大夫即遵者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閤人
為燭於門外與大射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
禮尸受同祭于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
受同譌為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
司徹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
洗下多爵字則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有主
婦贊者受爵之文則洗為洗爵可知特牲無贊者授爵一
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脫文者失之矣
喪服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諦審石刻為下本有君之
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

功章云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
字不可省今本皆無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
乾符修改幾於不知而妄作矣

禮記

禮記二十卷以御刑定月令第一曲禮第二曲禮下第三
檀弓第四檀弓下第五王制第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
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乃知倦翁正俗之功大也曾子問
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
舉故以肺脊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
亦當申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為後人

妄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衆
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之文相
涉而誤按下文士䟽食飲水即衆士也則衆士不在食粥
之內矣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入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教誨而辟焉石刻辟皆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
辟而圈去聲亦依鄭讀也緇衣章義彊惡今本義作善蓋
後人依尚書改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尚書
作善可證古本不為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
昔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闕

傳柱楣翦屏今本柱作柱柱俗字岳本作柱而園上聲用
陸德明音得其正矣它如豐耗之耗作耗廢疾之廢作癢
鏗鏘之鏘作鎗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以石刻為正

春秋

春秋三十卷內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尚存元刻
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昔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
後人重刻如僖六年面縛釋縛之縛皆訛為縛救譌為殺
與它卷全別定公篇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它卷从口此
从么是其證也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
於此經所摘誤字甚多今攷之大率明人所補或係朱梁

所刻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
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傳書
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鄭及延今
本作卿說文亦以卿為鄭地然地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
廩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內虐其君曰弑今本
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
刻且作旦夢必在夜則旦義為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
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之定元年榮駕鸞今本作駕駕字
說文無之依正文當用鴟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哀二十
六年四方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

順也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為誤果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乎經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天子今本天作天天與亡相對故云鮮不五稔昭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宿有死牆嬪御今本牆為

媯說文無媯字陸德明云媯本又作廌或作牆漢隸并旁
字或變从广廌與牆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皋如舌庸
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證之亦當為
舌又如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戌从一唯衛公叔
戌从戈从人板本往、溷散非得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
是知石刻之可貴也

公羊

公羊十二卷與今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
今本賤作賤據注云賤不為諱則當為賤也僖廿六年乞
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辭則不當

有師字也宣六年此非弑君如何古文如與而通當從古
為如也成二年卻克朕魯衛之役今本朕作朕說文有朕
無朕當以今本為長然陸氏釋文音舜又丑乙連結二反
从下二音當為朕从舜音當為朕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
廿七年攜其妻子而與之盟今本攜為挈注云挈猶提也
挈上文已有挈其妻子何氏無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為
攜字注中挈字亦攜之譌提攜為疊韻故轉相訓也襄廿
九年爾殺吾君今本弑作殺按下文云爾殺尔兄言殺
君言弑詞有輕重之別亦石刻為長也定元年不哀城也
今本哀為衰說文哀訓雨衣衰正字衰俗字亦當從石刻

也惟咸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今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義矣

穀梁

穀梁十二卷襄公篇為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
濤公篇亦似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
亦朱梁補刻則攷之殊未審矣隱元年貝玉曰舍石本與
監本同顧氏謂石經作珠玉欲以糾刻本之誤豈其然乎
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止存郊
之變而四字以字数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謂該誤為郊
又不然也

論語

論語十卷。顧車馬衣裘衣下。今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劉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之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為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顧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中仍有害人字。蓋明

人依朱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
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
節宋人增注于旁非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
師寢不尸居不容漆雕之為彫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
為誤何也

孝經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廣有補於將來石刻
無於字

爾雅

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於今本如釋詁底底止

也釋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底為廢
不知注中替廢連文乃訓替為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楷
柱也今本皆从手旁按說文楷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
手也華皇亡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
氣和謂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
也釋文孟狼尾今本孟為孟荷矣渠今本渠為渠澤烏養
今本養為壤李麻母今本李為李蒙王女今本王為玉釋
木味莖著今本味為味秋臧棣今本臧為臧釋烏鶩白鶩
今本分楊烏為二字皆當依石刻正之